

# 数字化与现代大学遗产:钟敬文工作站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 在现代大学遗产教育中,数字化成为一种新工具,包括它的理念和产品。建立钟敬文工作站,以钟敬文的民俗学学说为理论基础,以数字化的方法,贮存、研究和传播钟敬文的学术文化成就,传承大学名师遗产,辅助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创新,展示中国民俗学者参与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建设的丰硕成果、民俗学学科点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成果等,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没有数字化,要完成这样庞大的方案,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数字整合之后,这一方案已具有可操作性,数字化也因此可以被纳入现代民俗学的知识体系中,成为现代大学名师遗产的理念构成,同时成为民俗学的社会公共教育产品。

**[关键词]** 钟敬文工作站;民俗学;数字化;现代大学遗产;社会公共教育产品

**[中图分类号]** I2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9)01-0068-06

现代大学的名校和名师现象已普遍受到重视,名校和名师持续地打造知识精英,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影响。但我们也需要思考另外的问题,即大学影响社会的理念和成果。仅从文科说,以往的这类营造无非是两点:一是创造优越的大学学术环境,二是出书。但大学的学术环境也有两重性:它既是影响社会的思想基地,也容易造成与社会应用的距离;出书也有两面性:书面著作既能保存一部分研究成果,也能损失更多的非书面传承信息和行为智慧;而对民俗学这种学科来说,这可就要得失参半了,因为民俗学是与社会整合文化和非书面传承距离最近的人文科学之一。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民俗学者花了几十多年的功夫,靠近人类学,吸收它的具体描述文化的思想;也靠近社会学,吸收它的社会网络运行理论,民俗学由此得到充实。它对民族内部文化的解释,不再是重复“文化惊奇”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强调“祖先遗产”的现实,而是揭示可观察的文化传统,发现可跨文化交流的民俗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但这又给民俗学者带来了新的问题,也让民俗学者

棘手:民俗学者总是勤奋的学者,他们背负行囊走进非书面传承的庞大世界,同时要向被书面文化控制已久的戒律挑战;民俗学的对象,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也还长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这又使民俗学的研究目标有时是复杂的,有时还不仅是民俗学本身的问题,还有政治、经济和现代教育等因素在起作用;当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的时候,民俗学也会很难处理。因此,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民俗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数字化,正好提供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新工具,包括理念和产品。

近期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建成的钟敬文工作站,正是将数字化与民俗学相结合的一项探索性成果。在这里,数字化被纳入现代民俗学的知识体系中,成为现代大学名师遗产的理念构成,也成为民俗学的社会公共教育产品。

## 一、数字化与民俗学高等教育的联系

数字化,在20世纪过来人的心目中,最初还只是“计算机”的代名词。但人类靠了计算机,才登上

**[收稿日期]** 2008-10-31

**[作者简介]** 董晓萍(1950-),女,辽宁省大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国家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俗文献史及其数字化管理系统”(02JAZD840003)。

了航天器,飞向了太空。中国第一台大型快速运行计算机也叫“银河”,它代表了中国科学家的梦想,也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强大技术进步。更早的时候,至少在2500年前,中国就有了歌颂银河的诗歌,发明了牛郎织女跨银河的故事,还创造了纪念银河鹊桥的七夕节。银河民俗早已把科学家的梦想编织得美丽动人,而民俗学家正是研究这种美丽文化的一群人。

数字化,在21世纪人的眼中,又叫“网络”。网络本来是计算机的一种运行技术,但现在网络已成为人类获取知识的绿色通道。据说从二、三岁的儿童到八、九十岁的老人都会上网,没有网络的世界已匪夷所思。网络还能结成社会关系、组织文化交流,轻松地解决老规矩中的不少难题,节约人际关系成本。网络与人文科学的深度结合,还能使民族民俗传统广为传播,远比牛郎织女时代的鹊桥口传更有世界影响和后世影响,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网络。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延伸发展,现代民俗学者已可以通过数字化登上“银河鹊桥”。数字网络的金丝银线,把中国的民俗告诉世界,也让世界把民俗告诉中国,这是沧海桑田的巨变。在这种时刻,我们更要郑重纪念先师钟敬文先生的历史奠基之功。

说一件我和钟先生之间发生的关于计算机的小事。1992年的一天,我刚刚学会用计算机,不久技痒,给钟老打了一张小纸条送过去,上面写了我当天完成的芝麻绿豆小事。他一眼就看出来我是没事找事,就问:“说说就行了的事,还用计算机,花这么多时间?”我看心思被拆穿,一笑了事,但此事我至今没忘。他是要求我节省时间最严厉的人,还曾从四川带回一个“惜时如金”的条幅送我。他常告诫我学问如树,要去掉枝蔓,才能树干结实,树大叶茂。我从这件事中悟到,学习计算机新技术,是要做旧方法做不到的事,不然新不如旧。旧法因为顺手,反而熟能生巧,也有创新的机会。后来我就用这件事惕励自己,要明确探寻新方法的原则和目标。因此,我们多年来坚持用数字化解决民俗学界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不是拿它当盆景。

不用说,数字化之于民俗学,好比盖房使用的梯子。借一句欧洲数字家欧拉(Leonard Euler)的话说:“再笨的建筑师也会盖完房子后把梯子收起来”,民俗学者也如此,我们要的是房子,不是梯子,

所以我们没有去死扣复杂的计算公式,实际上民俗学的数字化也未必需要尖端的计算机技术。我们所要讲清楚的,是民俗学与数字化结合的理念和最佳交手处,这正像没有去夸耀梯子。

2006年,钟敬文工作站建成。2007年,我受命到美国某大学工作。在美国这个提出“数字地球”概念的信息大国,我以世界上最快的上网速度,以查询多元文化信息的工作背景,写中国民俗数字化的书,这时真有抬头看飞机的感觉,也有从飞机上找万里长城的感慨。数字化,能让人们去看天大的世界,也能让人们从天文信息中准确地找到某个最小地点。人为什么要找某个最小地点呢?因为那个最小地点可能叫“祖国”,她跟你三生有情。这种“遥看”和“遥感”的心理活动,还促使我强烈地反思先师的民俗学,也容易看到民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在你进门的时候,这些基本问题就摆在学问的门口上;在你百战归来之际,它们还摆在学问的门口上;这让我终于明白,把门口的问题说懂了,也是一种创新。

## 二、钟敬文工作站的理念与内涵

钟敬文工作站,主要以先师钟敬文先生为典范,把先师以毕生精力所建设的民俗学学说,转化为现代大学遗产;把他所高度凝练的非书面传统研究精华,开发为社会公共财富;把他那高尚境界化的学术命题,转化为有高分析含量的习题样本。我们重点以数字环境、数字整合和数字拉链为概念,以符合民俗学研究目标的数字技术路线为方案,以名师网作为概念成果,以数字名师地图为应用产品,建成个性化的现代民俗学研究专家系统。先师一生秉持“人民学者”的信念,我们愿意借此促进他的这种伟大信念和思想学说继续传承。

### (一) 数字环境

在大学影响社会的介质和方式上,两年前,我就曾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之邀,写过一篇文章,主要谈先师钟老的贡献;讨论的范围,限于书面成果。兹就相关部分略做摘述。

大学学报的角色是以大学学报为阵地,通过对大学作者学术成果的选刊,特别是与学科带头人的深入接触,对大学产生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长远社会意义的成果加以推介。北师大学报与北师大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联

系,是由钟敬文教授生前建立的,民俗学的文化影响很大,价值不容低估,但它不是学术大户,学报与民俗学科的联系,还促进了北师大民俗学在大学圈中影响的扩大,并对北师大民俗学的特色建设、标准的坚持和传统的延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师大民俗学科与钟敬文教授学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迄今为止,学报已刊载钟先生在1949年以后阐述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核心学说的各种论文,内容涉及继承和弘扬文化遗产、开辟民间文艺学史和民俗学史、设置大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课程、与苏联、日本和其他欧美理论界的对话、发展民俗文化学、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等。它们一经发表,都曾对当时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运动起到指导作用,也产生过相当的国际影响<sup>[1]</sup>。

先师本人不搞数字化。在他生前的时代,数字化虽已兴起,但对一般民俗学者来说,还仅是一种自然科学技术。不过,到撰写此文时,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已开展数字化三年,这是因为后来的大学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先师身后,国际国内高校的文理科专业都出现了数字化的氛围,一些可参考的外围工作也已铺开。当然,对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来说,接受和利用数字化,主要还是从传承钟敬文先生的思想文化学说,进而推动民俗学基础研究与社会应用的根本意义上思考的。数字化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认识,其中之一,就是“数字环境”的概念。本专业在建设数字环境中,从头到脚地自我更新,并在整体学术推进与团队合作锻炼中,提升了对先师学术文化思想及其社会成就的理解。

从学科整体发展角度建设钟敬文工作站,要抓紧核心问题,主要是将钟先生的理论成就和人文学术资源的书面传播优势,转化为数字传播优势,在国内外同行尚未解决的民俗海量信息储存和民俗人文成果评价标准的共同难题中,以中国民俗学为例,尝试走出自己的解决道路。重点根据钟先生学术文化学说和中国民俗学的实际,以国际前沿、国内空白、政府提倡、社会急需和民间关注的课题为选题原则,发挥北京师范大学文理资源综合、大学与政府的已有合作基础和民俗学国家老牌重点学科的积累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数字民俗资

源的原始积累,跨越外界同行将数字博物馆和数字典藏库分开建设的漫长时期,直接进入两者的整合建设,把钟先生丰厚的精神遗产转化为社会公共财富。

中国是世界上出书最多的国家,也是数字信息资源大国,但首先是书面文献大国。我们在进行数字环境建设时,是始终与书面文献相参照的,对著作等身的先师更是如此。

所谓数字环境,有两层含义。一是硬件部分,指建立数字民俗研究所需要的数字仪器、数字氛围、数字技术、数字项目团队和数字产品等;二是软件部分,指恢复重建民俗生态社会的数字运行环境,再现民俗传承和民俗时空运作的历史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很多传统民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消失后,这种数字运行环境的建设就变得更为迫切和更有价值。在数字化工程中,民俗学者也在数字环境下,发展数字民俗的概念群,发展出民俗学的新概念,解决民俗学的学术困扰问题,开发民俗学的新产品。

数字环境所给我们提供的东西,不是个别专篇或主题的叶片枝杈,而是根深叶茂一棵树;不是静态文字,而是可以在恢复整体运行的、活起来的思想和行动;不是单一项目和单层思想,而是多步骤方案和多层次成果迭进的复杂呈现系统。这种数字环境所能做的搭建,是有序网状结构,为纸介著作的线性认知效果所无法比拟。对一位学术宗师来讲,很显然,他更适合在数字环境中的具体地点、具体时间、具体社会背景和具体学术事件中,被娓娓陈述。

## (二) 数字整合

不是所有民俗学名师成就都适合数字化的。数字化的得益之处,一般民俗学者可能认为,除了构建民俗信息系统,还能虚拟,能把人用肉眼无法观察的民俗传承过程予以再现,再把学者研究民俗传承的核心命题时所看不见的思维活动和论证过程复写出来。但是,从建立钟敬文工作站的目标来讲,这些都还是远远不够的。

所谓数字整合,指以数字化的现代手段,研究民俗学名师的生平学说数据,按其人文属性和数字逻辑,建立元数据和数据集,进行时空框架内的数据整合,演示名师与社会主流文化建设共进的史实。重点组建先师生平、学术、创作和社会活动的

数据资源,全面展示民俗学名师的特征。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著名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现代诗人、散文家和作家,曾建立和长期指导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他的多方面社会成就,没有数字化,要整体传承下去是很难的,但在数字整合之后,就有望变成现实。在建设钟敬文工作站的工作中,我们借助“数字整合”的概念,通过组建生平、学术、创作和社会活动的数据库,把先师的个性化的成就置于数字环境中做研究,开展时空框架内的数据整合,大体做到了全面展示这位民俗学大师的成就。

数字整合,也能帮助社会用户从名师本身和后天以数字化手段研究名师的两个角度,有近有远地了解名师与社会主流共进的史实和可学可仿的素质。

据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从国内到国际,还没有一所由大学文科专业人员创办的名师研究工作站。钟敬文工作站,以钟敬文民俗学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国际先进人文学科理论和文理交叉的数字化实验室为前沿,以钟敬文教授在北师大工作期间积累的大量学术资料为原始数据,充分利用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工学科集中和综合人才聚集的优势,采用计算机制作、数字化技术和缩微处理等现代手段,征集和整理以钟敬文的学术成就为代表的中国民俗学理论、民俗学田野作业资料、民俗学者参与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工程的社会应用成果、民俗学学科点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成果,并加以呈现。没有数字化的队伍,要完成这样庞大的方案,是纸上谈兵。但在数字整合之后,它具有可操作性。

钟敬文工作站,还要体现学术大师独特的人格教育魅力,展现他对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历程,体现他热爱祖国文化事业和献身民俗文化遗产研究与高校教育的崇高精神,探索高校民俗学教育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遗产公共事业接轨的道路。主要把他的教育成就用四阶段数据展示出来,即名师进入主流社会的分析性起点、过程描述、学术探索快感、欣赏做学问,并回报社会的超越个人境界。它们缺一不可,缺少任何阶段,都不会成为影响型的名师,都不能造就后续精英队伍。

分析性起点,与名师切入发明性的学术问题的最初起点有关,它是原创性、高层次的分析起点,是名师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和学术思潮基础上,对创建

一门新学问的选择起点。

过程描述,指名师在建设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正确运行,也指其能将学术探索的内部运行过程具体地描述出来,并能为后人验证和模仿。很多学者能正确地运用理论和方法解决问题,却不能把个中的过程具体描述出来,因此只能是“匠”,不是“师”。只有少数人不仅能将自己头脑中的理论思维活动和资料处理过程精细完整地描述出来,还能科学地概括成学术规则,这种人才才能成为“名师”。钟敬文先生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是描述头脑内部思维的高手,因而是“大师”。

学术探索快感,指学者经过长期的考察和艰苦的求索,一朝得到结论,便会产生豁然开朗的愉悦感。它是一种由神经系统传达到生理身体上的舒服感,是一种通体透亮的精神性解放感。普通人得到它,能抛却压抑,放松心情。名师得到它,能酿造学术精髓,还能在学问之外,将之化为锦绣文章、抒怀诗篇和壮丽戏剧,引邀广大后学前来共享,乃至产生社会公众对该学问的兴趣。

做学问而至欣赏其苦,报效社会而至情操忘我,这更是名师的精神世界。一般好的学者也多少具有这个品质,但对名师而言,它正是其日常人生的化境和生命意义的所在。

没有数字化,这些心理的、思维活动的、素质的、情致的和境界的东西,是很难表达的,更不能从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见的东西。它们从来只属于古人所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内容。以往的纸介成品,包括学术著作、散文诗篇和传记文学等,也能表述它们,但却要分门别类地肢解多面手学者的成就,现在要促进人类对这类学者的全面理解,就要借助数字化的功能。在“数字整合”之后,先师的这些独具特质都能得到展现。

在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民俗学得到蓬勃发展。在先师身后,建立他的数字化工作站,是北师大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中青年后学弘扬传统、面向未来的重要基础工作,是继续践行先师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是编制中国现代社会民俗学发展史的重头教材,也是培养一代接一代民俗学新生力量的可视化课堂。没有数字化,所有这些工作将假以时日;有了数字化,可以将民俗学宗师的学术成果、教育成果和社会公益事业成果共同推出。它还能吸引世界各地热爱中国

民俗文化和希望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的学者、留学生,扩充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把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水平 and 功能提升到新高度。

### (三)数字拉链

进入21世纪以后,短短几年,在高校内外计算机的应用已很普及,不足以用课程科目来描述。现在的它,是普通教具,是生活方式,是从孩子起就接触的外部世界,是地球各角落文化揭密的公开武器,这是个大题目。

但本文讨论的数字化与计算机普及并不相同。在这里,数字化被放在应用民俗学的目标下大题大作。民俗学者用它发展出自己的新概念,解决自己的学术困扰问题。在钟敬文工作站的产品中,我们创用了“数字拉链”的概念,同时完成了它的概念产品,如钟敬文纪念站、研究站、遗产站和数字名师教育地图集等。

“数字拉链”的含义,是针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区域差异、民族差异、文化认同差异、代际差异和性别差异而言的,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叫“文化多样性”。其他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存在这些差异问题,但民俗学与之有原则上的不同。在民俗学中,以这些差异为国家主体文化的核心,以阐释这些差异的共享模式为主业、以坚持这些差异的传承为文化权利,这些都是民俗学独有的任务和目标。钟敬文所强调建设的中国民俗学派,还强调尊重这些差异,推进跨文化的差异性交流,以期将中国优秀民族民俗文化的代表作奉献于世界文明宝库,也把中国民俗学研究思想和学者的声音呈现于世界学坛。他的学说,因适合中国国情和符合世界学术思潮的方向而引起中外同行的关注。另外,“文化多样性”的内涵,又大于民俗学所研究的上述差异的本身,民俗学要据此扩大自我学科的现代知识体系,增强学科的社会应用功能。

从创造概念性的产品上说,数字拉链,既要兼顾民俗事象自身的差异,也要兼顾跨文化背景下的民俗读者和享用者的差异。有些差异总是差异,始终不能被统一,不能被同化。数字化工程,把所有的差异按原样做成数据,按差异的人文生态分类入库,按差异的研究成果分类登记,按差异的社会用户分类打包。然后,再以一个可求同存异的文化主题为总拉链,把打包后的产品都放进去,拉上封口,

组装成型。打开拉链,它们的差异犹存;合上拉链,民俗对象的总体文化象征就能显示出来。这样的数字化概念产品,就是人文研究成果,而不可能是一架严丝合缝的机器。与此相关,它的数字化应用产品,也是现代民俗学投放社会公共使用的创新教具,而不是原生态的物品。

### 三、把钟敬文思想学说变为公共财富

通过将民俗学与数字化相交叉的途径,把钟敬文的思想学说变为社会公共财富,对此,我们有点体会。

交叉。伟业大都是在交叉地带出现的。钟敬文先生开创民俗学及其多个分支学科,都是不同学问交叉成功的结果。数字化,是迄今人类最复杂的信息交叉工程,值得民俗学去交叉。交叉得好,还能壮大民俗学的实力。

兼容。人类是在与自然和社会兼容中生存的。民俗学以研究多地区多民族文化兼容学说见长,但过去都是研究本土内部的兼容文化,现在还要做跨文化的兼容研究。钟先生治民俗学的理想,是要建设民族文化主体性与现代世界民俗权利兼容的知识体系,民俗学与数字化联手,可以帮助后学承担这一使命。当然,数字化科学是一种兼容,民俗学是另一种兼容,人文现象的兼容研究还可能更复杂,但这并不妨碍把人家的好处学到手。

技术文化。现代世界多元文化交流需要高明的技术。民俗学原来擅长在原生态文化中做交流研究,现在遇到跨文化交流竞争的世界,还要发展新的技术。数字化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共享技术,若令其符合人文科学文化的需求,看准了再用,能帮着民俗学长本事。

境界。很多前无古人的科学探索都是要在超越个人的境界中完成的,探索的过程有时竟是炼狱。钟先生和他的同时代许多学术大师都无悔无怨地走完了这个历程,他们的身教对后学来说也是无价之宝。

我们以一位名师、一个学科和一个国家社会的关系为例,建立数字化学者工作站,让国家间、区域间、人种间、代际间的文化歧视弱化,让跨文化民俗传播长存,让文化解密与民俗权利并存,让学术深描与社会应用同行。我们怀着理想而奋斗。

## [参考文献]

[1]董晓萍.大学圈中的学报效应[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6,(5).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刘伟)

## Digitalization and University Heritage in Modern Time : Professor Zhong Jingwen 's Workstation

DONG Xiao - ping

(Research Center For folklore , Classics and Chinese  
Characters , BNU , Beijing 100875 , China)

**Abstract :**Digitalization in the education heritage of modern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 new tool.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university 's heritage such as Professor Zhong Jingwen 's Workstation by digitalization can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transmission of his theory and doctrine. The Workstation includes the academic publications ,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periences , graduate education , academic team , social and cultural investig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t may also explore the new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folklore study and to build new productions for the folklore mass education as well.

**Key words :**Zhong Jing - wen 's Workstation ; folklore ; digitalization ; modern university heritage ; social public education product

## 教育学院举办京师教育论坛

教育学院京师教育论坛第 42 - 45 期日前成功举办。活动期间,伦敦大学 Richard Aldrich 教授应邀做了“欧洲教育史研究的新进展”的讲座。格拉斯哥大学教育学系系主任 James C Conroy 教授做了“变革的富裕社会中家长角色”的讲座。日本佛教大学山崎高哉教授、筑波学院大学宫寺晃夫教授、上智大学增渊幸男教授分别就“孔子与日本的教育”、“平等主义与教育”、“现代教育的价值问题”三个专题做了讲座。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Geoff Whitty 教授做了“学生是否应参与学校决策+英国倡导‘学生话语’的体验”的讲座。活动受到了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使他们在积极参与中提升了学术探索的兴趣与能力。

京师教育论坛的主题为“参与、探索、分享”,旨在发挥学院学术资源优势,搭建前沿信息传播平台,促进学生与教育名家交流,获取知识、分享经验。论坛自 2005 年创办至今已开展多期,每期邀请国内外著名教育专家讲座,嘉宾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比利时、日本、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内容覆盖教育研究热点问题、专家名师治学精华、各国教育特色和经验交流等。

(教育学院)